

夢裡不知身是客

—— 義人羅得的哀歌

聖經中，有幸被指名道姓稱作「義人」的人不多，只有亞伯、挪亞、亞伯拉罕、施洗約翰、主自己，哥尼流等寥寥數位。亞伯拉罕的姪兒羅得，也置身其中——

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。又判定所多瑪、蛾摩拉，將二城傾覆，焚燒成灰，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；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。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，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，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。（彼後 2:5-8）

不過，這位義人羅得，卻是命途異常坎坷。不過，這又不同於一般主僕為主受苦的那種坎坷，而是不甚光彩、難於啟齒的落泊淒涼——他屈身居住大惡之城所多瑪，並三度因而惹禍上身：一次是無端捲入戰禍，被亂軍擄去，險成奴隸，幸得伯父竭力相救；一次是為救助客人（天使）而惹禍，兩女更險遭暴徒毒手；一次是上帝對這惡城施行審判降火焚城，但大禍臨頭他卻遲疑不決，賴著不走，最終累及妻女——妻子死於非命，最後還胡里胡塗與兩女亂倫生子，實在見不得人。

堂堂「義人」竟落得如此慘淡下場，細念從前種種，皆因「夢裡不知身是客」！

那兩個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瑪；羅得正坐在所多瑪城門口，看見他們，就起來迎接，臉伏於地下拜，說：「我主啊，請你們到僕人家裏洗洗腳，住一夜，清早起來再走。」他們說：「不！我們要在街上過夜。」羅得切切地請他們，他們這才進去，到他屋裏。羅得為他們預備筵席，烤無酵餅，他們就吃了。他們還沒有躺下，所多瑪城裏各處的人，連老帶少，都來圍住那房子，呼叫羅得說：「今日晚上到你這裏來的人在哪裏呢？把他們帶出來，任我們所為。」羅得出來，把門關上，到眾人那裏，說：「眾弟兄，請你們不要做這惡事。我有兩個女兒，還是處女，容我領出來，任憑你們的心願而行；只是這兩個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們做甚麼。」眾人說：「退去吧！」又說：「這個人來寄居，還想要作官哪！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更甚。」眾人就向前擁擠羅得，要攻破房門。（創 19:1-9）

這個人來寄居，還想要作官哪！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更甚。——這幾句話，道出了羅得的執迷自欺，也解釋了他的蒼涼結局。

羅得「夢裡不知身是客」，他不能像他的伯父亞伯拉罕那樣，深明「客旅人生」的真理，敢於輕身上路，不依戀人間任何土地城池。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，早已抽

離「祖籍」，但進到迦南，又下過埃及，卻從未「落籍」於任何人間地土，他到老到死，但求的亦只是一片葬身之地，因為他心中嚮往的，是天上那更美的家鄉。

羅得卻不知「寄居人間原是客」的道理，他執著土地，依附華繁安定的城市，「漸漸挪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」（創 13: 12）他明知所多瑪罪大惡極，也知道不能與城中居民認同，跟他們同流合污，甚至「住在他們中間，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，義心就天天傷痛」，但就是不肯撇撇脫脫地離開這罪惡之城！羅得自己的執迷，使他聽不見天上的呼喚：

我的民哪，你們要從那城出來，免得與她一同有罪，受她所受的災殃；（啟 18: 4）

驟看，羅得似乎很有「使命感」，用現在的話，他大概想留下「抗衡文化」或「改良社會」吧！他卻不知，他只是「來寄居」的，實在不應該「還想要作官」。結果，羅得不僅「救世」不成，還自身難保，終於累及妻女。一個義人，想腳踏兩船，好聽是兼容並蓄，卻為此而搞得身敗名裂，何苦來哉！？

公道話，說羅得沒有「義心」，是假的。他確沒有「同流合污」，似乎也盡力去「抗衡罪惡」。但另一面，看他的心底裡卻又是如此依附繁華，總是對「城」忘情不了（上帝降火之日，他逃出大城卻要找個小城），自己綁手綁腳，終於為義而不卒，有始卻無終。說他咎由自取，並不為過！

夢裡不知身是客——今天，又有多少信徒牧者，忘了「過客人生」的明訓，卻夢想在這世界「當家作主」起來，理由借口，萬般堂皇，抗衡文化、福音救世、共創明天，其實甚麼都無不可，喊得漫天價響，到頭來，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，救不了世，救不了人，說不定，連自己都救不了！

這個人來寄居，還想要作官哪！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更甚。

這話，能喚醒我們的「痴迷救世夢」嗎？

弟兄姊妹，也許你們想「救世」的用心是好的，但「好心」是不能幹出「好事」的。請記得，聖經還記載了另一個義人挪亞，他不去「救世」，只是天天默默地建造方舟，對於當代，簡直毫無作為。不過，到了洪水之日，挪亞當然救不了世，也救不了多少人，但至少，能救到自己，還救到身邊的妻兒媳婦，共有八個之多哩！都是義人，原來至少有「羅得」與「挪亞」之別，你要做哪種呢？

夢 裡 應 知 身 是 客 ！